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麓集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憨意城

方麓集卷八

明 王樵 撰

書

啓上朱鎮山撫臺

今歳饑荒東兖為甚又值景藩就封道出于此諸事之艱夜不遑寢臨清倉粟發賑係上特恩雖升合皆當愼惜不用里老供報責令正官沿村逐户驗實注簿本道

覆審定數赴倉關領人頗稱均然未能保其無遺也饑民扶老携幼流移載道目不忍見本道親涖粥廠監視無論土著外來但活一命即是一事今亦稍定矣

山東歸田後答曾魯原憲使

前蒙兩臺有矚行之舉生以前任數公皆歷任已深效有勞績當此不忝若生則歷任纔踰一年職事未有寸補故具呈力辭已蒙諒察不意離任之後復煩專使跋涉千里賫送于家雖義難再辭而揆之于心實慙悚不

安之甚竊原諸公之意無非獎恬退以勵清修致有傷惠之舉而生不免為非分之獲奈何生有薄田足以具饘粥今歲雖水荒節縮用度足以卒歲遥望雲山惟國恩未報民望未酬良晤難再衡門之下不忘眷眷者此而已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但可自娱悦不堪馳寄君臨書惘惘

答友人論學

朱子語録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盖為自家

這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没理會處又見自家這裏說得來疎略無箇好藥方治得他没奈何底心而禪者之說則以為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此却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第看他說那做工夫處往往不精切或云嘗見人說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邊尋討入

來若不是時須在肚裏做病如何又喫得安穩葢饑而食者即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讀之而通其義者却自是裏面事如何都喚做外面入來得必欲盡捨詩書而别求道理異端之說也按朱子所謂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者此正學者所當理會究竟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是理會處欲罷不能既竭吾材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是顔子說到究竟處葢

由文以開天聰明由禮以上達天德此是聖學真的門路後儒未嘗實向此處參求見圓頓之教認為聖宗故反謂朱子為未悟

與姜鳳阿書

小孫至外家不擬得拜謁尊慈膝下摩頂之愛知兄與弟之至情也已與弟婦及小兒輩感誦矣復過承襲衣嘉賜顯使遠來何以克當然佩服懿德敢不勉焉謹已祗拜登受矣手諭蒙養當以正勿以愛奪此兄之至愛

至教也敢不奉以周旋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家子弟非無美質全為習所壞舉目觸耳皆流俗也自幼善根不培欲美成也難矣父母性情氣類相通傳化尤捷古人身教此尤第一義也弟老矣愧未能焉因兄教增汗悚耳然終不敢自棄以負知愛也弟四小子下二人未可知上兩人次者頗靜可養但未得人開發之耳寒山拾得詩曰養子未經師不及長安鼠何曾見好人豈聞長者語弟向欲移居蓋亦嘗計及此矣惟兄道

義骨肉不終棄之幸甚小女自幼性極婉順七歲授以
曹昭女誡七篇輒能通曉大義時為其母說之語畢愀
然曰此所言女職當然耳然其言之何其哀也復凄然泣下
自適馬氏舅惡婿惡百凡慘毒非復人理一念孝烈義不
辱及父母哀哉哀哉乃弟之無善狀不為皇天所鑒而
有此也奈之何哉奈之何哉承兄憫念不覺縷縷承約
泛舟相過深感厚意第十日前霍亂吐瀉繼以嘔血幸
而不死氣息僅延未能完復又患左足流注膝腕疼痛

幾於廢步固因情傷然老景惡况漸多大數可占矣䰟莊渠先生晚年多故有畏天安命之說弟雖無似亦不敢不以自勉耳秋初不死決當奉造一晤語也向者有誓中年棄家事惟專心簡冊以畢餘生今遭小女之變形留神去方寸不但亂而已是天於把卷一事又不容而絶之也於人生已矣畢竟歸空靜俟而已拙稿數帙

奉呈

又

向接教言偶疾作趍塲姪輩舟同回遂不及再面陸平老靜蘊之久惛然此行可為世道慶冢示方山公欲一會前輩留意後進此古人之盛心也弟雖無似敢不敬承春初當一往拜也拙稿想清燕中已略賜披閱中間紕繆處幸痛加砭正弟茅塞之餘罪過山積亦欲藉此以啓省悟為晩節拙修地耳真切真切

與趙陽谿書

昔在西曹獲侍雅教百年肝膽獨照平原别後沅芷澧

蘭之感不勝慨歎家居杜門忽承信使遠至手教宛然知吾丈移賢廣陵承示佳作穆如清風令我神遊公側也幸慰又何如蘭嗣謂已岐嶷奈何失之然天昌善人之後必尋獲多男之慶吾丈可無深介念也樵無似平生亦頗有許身之愚而薄分所拘病也及之蘇子瞻所謂因病得閒殊不惡者也如吾丈清才粹養自當圭璋清廟願善自攝以副明時是故人之所祝也作邑殊佳事昔人謂於民最近而福惠所及最速有志者不可蹉

過此官世之君子顧有急於脫去者可謂弗思矣士居鄉里而仰視其工之所為某事是某事非某事當如此某事當如彼其心至明也及柄在已手其可不令快於已心快於人心使人有遺議乎此言至近然非吾丈其孰可與言及此哉會晤未期先此奉謝拙作因來使欲反命之速不及多録録登岱岳三首呈上幸賜教病中草草

與柯陽石書

向承左顧陋巷空齋促膝對卷譚摧旬餘所蒙開發皆

義理大要深覺有進小孫嘉事喜已戌約小禮擬於新
正二十日行之徇俗之戒敢不敬承至期尚欲公辱臨
之此非所以勞長者然開春相過固昨約也不憚一行
為愛承欲卜居敝邑倘不厭荒瘠郊外儘有幽雅可居
處雖無奇山水然竹籬茆舍隔遠塵囂冰炭不到於胸
中形骸可超於世外僕此意久矣公來即作比鄰耳何
如何如紵帽一頂乃寒荆奉令愛者收納為感周禮刋
刻前承鳳阿丈深有意恐俱有所處耳家鄉教法則僕

已諾委矣不敢爽也儀禮叙論僕尚欲一觀乞謄一本寄下萬萬前釘帶煩公為我出價甚不當也然不敢違命奉償以孤盛意謹此謝謝

又

向承手教欲於溆地覓一別墅已擇得一處但須來居則便若不來而陸運則幾於以一鍾而致一石矣心竊為公難之故久未敢奉覆惟再裁示溪山寂寥良朋難會閉門獨坐每切遐思近鳳阿丈還家相見甚歡然過

從之樂里人則幸矣其如邦家之計何哉想公亦同此惜也周禮開已刻矣佇顧見之舍弟行附此

與賀澹庵書

小兒趨侍左右偶夫婦俱病瘧中途而反旌節戒行想不出初凉仰惟吾丈重望九重簡畀重地諒弗以遠為憚竊聞此郡人性儉朴詞訟簡稀但民有四種不嗜耕稼惟以採海為生珠官之擾古今同患在吾丈大經濟宜於邦本元氣上十分加意一番此廟食百世之功也

至於備禦盜賊一節亦惟練土著嚴保伍為第一要務張南軒先生之在靜江近日陽明王公之在贛州皆以此立見功效而人或忽之縱有舉行徒應故事耳所謂練土著者朱子論江西山寇謂此輩初無行陣部伍憑恃險阻跳踉山谷之間正得用其長技而官軍乃以堂堂之陣當之地形兵勢凡彼之所長者皆我之所短謂宜養威持重擇形勢之地堅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鄉兵厚其金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谿谷以與

此獠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賊同又倚朝廷將帥之威聲以順討逆何向不克樵竊謂此論與今日閩廣事宜頗同雷廉接壤不勝過慮隃度惟執事擇焉擬奉送忽喉痛暴下此情懸懸外綌紗家葛引意諸惟爲國珍重不備

與張虛庵書

北郊舟中追别惚恍猶昨日事流光迅速園柳又變鳴禽矣相望萬里忽得手教慰浣何如左金馬右碧雞蒼

厓萬丈夾昆明之緑漲浩漾而前開此境殊不惡吾丈日坐黄堂庶務叢委人視之若無一刻暇此其迹也然自來山川之竒為髙人鉅雅所用為其胸次固有不待身遊而與之合者竊以為此吾丈之心也中華聖哲之所遮生其所過化聲名文物之區久而亦湮惟南中之尊事馬伏波諸葛武侯久而不衰乃知殊方之性得其一而専固不失而夫子所謂行於蠻貊者信而有徵也仕途不可蹉過者郡守縣令為其隨事可以及人也餘

官猶過客耳吾丈本金閶之彥資望已深不久殊遷矣
而弟為此言者知吾丈一日處乎其地則其所建立固
當上追古人也匪妄匪妄故鄉無事工宅僊眷俱納福
兩賢郎馳聲藝苑秋闈喜捷可卜茲因盛使之行附致
區區翹望北𩓐無任懸切

與姜鳳阿書

弟此行也承兄駕舟遠送特至菱港餞我贈我禮意隆
浹徘徊者久之敎言無所不盡此惟知我愛我之深故

爾知他人不易得也弟履任後以公事至括蒼訪何賓巖憲使留坐山亭從容問兄動履甚相敬慕以防汛至海上過訪陸胥峰年伯弔湛泉之喪其時五臺兄尚未歸也至茗溪覽其風土淳朴過一庵唐先生之廬在郊外水竹深處矮門斗室翛然古意明日箋書數行寄自別墅兼領木鍾集之教二公動履恐兄之所欲聞故因及之弟在里多年復出在仕途光景殆如遼陽之鶴惟信舊學應世自以只有操存二字差可少錯待士待民

平平順應未嘗先横一念性不喜答決人至於法之所

在一毫不假然只此已多妨將來必有不悦者矣曹務

甚劇知是職業故不覺勞勞在奔走知是免不得故不

動念弟之宦况大略如此知我愛我如兄當更有以教

之匆曰已是也切望切望使旋敬此附覆來諭謹領雲

間之來佇俟匆匆與幸甚

又

前月於蔡崇德處領手教展誦慰浣吾丈一向鄉居想

築室已成而鑿池種樹亦皆就緒左右圖書日夕與古聖賢相對而賢嗣侍膝同志滿前静勝中經綸全體益見澄瑩斯世必蒙其施弟所養未固一旦舍静就囂殊為非宜所賴兄丈時切劘之早獲息肩勿隳顛沛為幸春秋鄙說便中乞檢發公暇無為欲復事綴緝耳兹因于存素回便附候起居不悉

與張虚菴書

初夏奉别蒙光送河梁厚情種種到官後諸務紛冗未

克修謝近閱邸報知吾丈請告之章已下仰惟高志遠韻靜養冲襟弟所不能彷彿其一二而頗亦自附於臭味之同者顧弟方黽勉復出圖效尺寸而吾丈乃介然自遂是心固相期而跡若相左矣抑君子蠖屈龍見惟時之視計旦夕安康召命且至入陪國論使愚朽如弟者更藉以全歸是暫若相違而終則相合乃弟所望於吾丈也如何如何如何小价回附候不盡

與賀澹庵書

造宅承愛念特深臨行冗迫不及再別使來承手書獲詢道履清勝曷勝慰浣弟扺任兩月地方事體已得梗概大略路衝事繁鹽盜甚多事多有難處者所仗惟平生小心二字守官先盡己盡己然後能循物無違苟無違矣雖以無妄而取忤所不恤也顧病軀近又加患脚疾轉筋旬日一作此平生所無之疾恐地氣使然也桐山令兄屈爲下僚敢不加意附覆不盡

覆宋陽山巡撫浙西還將赴召時

敬讀請錮大疏具悉體國爲民之盛心夫帶徵宜小民之所樂從而易辦但積逋皆有司之所欲完而未能加以連年災傷民困已極雖暫遇有收而一歲之收止足以支一歲之出若能於本賦之外更完舊逋必皆上户之良者此等寧有幾人欲概而責之誠恐舊欠未完而新逋又積年復一年終無了結誠從令丈量之後與之更始則民困得甦而國計亦不闕矣執事忠誠懇至天聽必即報可顧速上之敬覆

納幣姜宅啓

樵無似仰蒙知己之愛爰締婚姻之好小孫男年及加冠愧未習於成人之道令孫女德全貞淑夙已閑乎婦學之儀納吉既從敢請納幣特蒙垂允深荷玉成兹葢恭遇親家先生道宗孔孟學繼周程由積慶以生甫生申有賢嗣以同心同德親誼之隆待如骨肉子女之願視如一家俾樵冢子冢孫蚤覩具慶重慶此非門下孰肯慨然伏願嘉偶百年良緣百代懽若朱陳室吾男者

吾室之女迭為秦晉謂吾舅者吾謂之甥至於無窮自今以始所有不腆之幣具如別箋伏惟親慈鑒存幸甚

與周念庭銀臺啓

樵無似雖涉宦途而中間以憂病家食居半是以於當世之君子有心所仰慕而不獲承顏接辭者多矣若是者誠不敢奉尺書以冒非其分至於辱在知己而不知則名教之罪人也又所不敢也十一年皇上曾有舉遺之詔閣下實居諫垣之首所舉皆一時之望而樵之賤

姓名忝與焉樵於閤下則所謂素所仰慕而未獲承顔接辭者也閤下采天下之公以應明詔無論疎遠枯槁此古人汲汲恐失一士之心也樵雖不足以當之又久無仕進之望而知己之感實不敢忘況值門下近在留臺豈可無一言以通問用敢不避小夫干瀆以代摳衣門下臨風無任馳遡

與姜鳳阿丈

齋疏小价已回疏不果上俟到任後即上以候旨已擇

初九日到任矣不得再一面領教計違教亦非淹久也向見兄丈亦時有痰嗽又飲食似少於弟望加進穀氣以為真元之輔勿謂但存真養虛可以不資于外也近來風俗人心已大壞于下凡為人間世擔一日之責者蓋不能以吾此生所不及見之事而廢未然之憂自兄丈之外無敢以此言奉告者矣太倉相公處弟不能往矣此後但能以書候問耳而胸中所欲吐者又有非書尺之能盡者惟兄丈會間一道及區區至感至感

光禄寺到任奉政府書

竊以五雲呈瑞化日迎長恭惟老先生主持國論増煥泰階台候動止萬福樵林野餘踪久甘靜退恭遇明良合德善類景從猶且清問旁求不遺一士使樵起自田間叨次九列蒙此特達之知自惟何以報稱祗奉簡書已涖官守敢此陳謝伏希台照樵冐瀆尊嚴無任皇悚

與陸五臺太宰

竊以緒風來煦愛景回長恭惟老先生持衡士論精鑑

人倫台候動止萬福樵林野餘蹤久甘靜退恭逢明良合德官府一心以人材消長爲廟論之所先凡士有一長無不使得以自見不自意如樵之愚亦在一人之數起自田閭進次九列蒙此特達之知自惟何以報稱祗奉簡書已涖官守敢此陳謝伏惟台照不宣

又

前齋本人行修狀草草樵菲材暮景引年求退實其素分荷蒙聖恩留用感激圖報宜尤十倍尋常恭惟老先

生持公論以佐國論如權衡尺度之無心士大夫交口稱服而天下陰受其福抑已多矣方今泰道方新士大夫惟職思其居務自盡而毋養交立黨斯庶幾百僚師師思日孜孜之氣象乎而似乎其風已成恐為世道之憂不知老先生以為何如兹因本寺齋本人便肅啓申候仰希台照不宣

與陳心穀少司馬

樵處田間久而去鄭鄉近雖未獲摳侍門下而私淑教

澤則猶朝暮几席也若不克見中心藏之葢積有歲年矣邇者伏蒙聖恩起發始敢一通奏記于名公大人之門聞老先生嘗垂存齒及若欲引而進之于可與之列者輙敢具蕪啓以為請教之地凡諸頌禱有未敢及仰惟台照不宣

簡潘雪松鄒南臯

會面雖令傾心已久既承不棄良晤難得此日可惜竊謂可於靜便之所時一相聚庶不孤萍踪此一遭遇取

此請教可否惟命

與姪孫順徳守

别後雖勤憶念不克數數致書遥知宦履清勝聲績方新良用為慰人來得五月初三日所寄書益知近況衡途不足為勞吾昔在嘉禾應酬往來亦無異邢郡行所無事未嘗以動吾心也惟待士大夫當如一家待百姓當如赤子久而誠意相孚自然所施皆順所慮邊境多虞地方荒旱此誠不可不預知所處訓武積穀如种世

衡之守青澗城乃吾之良師也千萬留意吾門在仕途者四人兩守名郡行其所志勿負所學正在此時勉之勉之吾老矣所惓惓屬望者見在之三人及將來之後人而已家下大小俱平安書不盡懷又無物可寄此間諸公具知吾姪孫所操所養附知

寄王塘南太常

弟自庚申還里十四年而再起浙西自浙西内轉戊寅還里又十四年不自意奉有今命其於年丈積三十餘

年之契濶再不相值今乃同召同地其爲慰浣不言可知恭惟老丈清如秋月冰壺養若春温玉粹無分在野在朝一味古心古道四海蒼生占出處非一日矣今朝廷一旦起公豈徒然哉必有以大用之也在碌碌如弟者實不敢仰希於萬一旨昧輒爲公前茅不謂老丈竟不出令弟有餘愧焉仰望高風徒切馳想而已前書旣不達兹因舍姪行便敬此申意舍姪承乏大方乞念通家百凡指教之尤幸尤感薄具見逺意惟麾納爲愛不宣

與陸五臺太宰

曾有小啓附虞葑丈使者之便計已徹台覽矣弟再䟽未得請義不敢不黽勉旦夕但兩京班行中如弟之齒者止弟一人非有宿德殊才何以居之誠有不能一日安者顧身之去就雖以義決而心之不能忘國則無出處之分每中夜起坐未始不悽然也今西賊未克東寇方張有兵而難使者紀綱號令廢匪一朝儲備簡練欲取辦倉卒人人知其難也蓋今之事勢有不同於嘉靖年

間者不啻什百小疏肎脙已上若無裨天聽則乞放歸荷鋤耳昔齊侵魯冉有帥左師樊遲為右與齊戰有功此見聖門之學文武同方有事則執干戈以衛社稷無非實用第一生空事章句愧此多矣惟以全晚節求不負知己而已因令郎三哥回便敬此道意惟台照不宣

與姜鳳阿宗伯

去年兩奉晤一於宅上一於僊舟寒暑又一週矣違教日多傾注殊切小孫來備道福履光亨深以慰浣弟求

退未遂往苒又到自陳良非得已小孫當具述之今西
賊已平國家方以倭事為急弟愚意幽薊地險人
勁百倍東南若將得其人用得其道豈區區倭寇
所能逞其有窮之技若東南邊海諸郡則皆富饒之區
無處不可登犯我所以待之之策欲堅壁清野則不能
欲迎擊截殺則未保必勝昔人謂禦之于海不使登岸
為上策然犂沉一策所以得行者恃舟大也今彼亦造
舟以敵我則我技先窮矣由此言之則陸備亦不可以

不講陸備之講固非一端而人心易動尤當首慮征需一急則窮民無聊姦人幸禍往事可鑒也然則攘外先於安内人心激發雖農夫揭竿可以殺賊此之謂以揹循爲折衝似不可謂之迂也弟與翁丈均切桑梓之憂敢此請教因風寄答是望不盡

大理到任後奉政府荆石王公

恭惟老先生本純孝以爲大忠備盡苦心上有帝鑒下有海内無心之公言神人協相台候起居萬福櫶於老

先生桑梓雖近蹤跡甚疎自分懵于世事亦久與外事相忘不意聖朝收録再有此出側聽於士大夫之論謂一二遺逸之舉出於廟論之素蒙此特達之知自惟何以報稱惟老先生之教誨成全是仰是依前到任及自陳二次上疏俱不敢奏記者以到任之時已迫自陳自陳之日方在待罪故不敢也玆因本寺齋奏人行恭攄候悃伏惟台鑒不宣

與許少薇司諫

久不奉書馳注殊切門下當東征西討之時為天下昌言上堅國論下定人心所裨贊實多昔韓魏公為諫官欲見人主從諫之美存諫草七十餘章其自序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斯言也魏公之所以言無不行而功在天下也執事有而不居辭且至再此尤古人之用心矣敝邑蒙舊愛而於愚父子尤深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茲因齋本人便恭候起居伏惟崇照不備

與吳巽雲少參

昔年與先公兩次同塲屋契誼如骨肉葢兄弟而又相知者也中間得握手言燕者僅符臺數月而已獲見賢伯仲竊謂先公不亡良自慰幸昨起自田間原擬一出即歸故於相知槩未致書乃承翰貺先施豈勝感愧自至留都日耳芳譽忝在通家竊自增氣至貴鄉紛紜之事向亦頗聞之是非曲直自有公論無庸過慮也隆冬為國珍攝以需柄召不備

與徐華陽大司寇

去鄭鄉伊邇未克摳衣承教方切馳注自待罪留署俄

聞簡命之報私幸得朝夕左右允遂素仰茲又叨署

部事敢辭役奉迓并申顒俟之悰伏惟台照不備

與鄧定宇翰長

別後未得恭問起居公役回領手教知台節已涖京口

門庭多慶侍奉安好承惓惓餘愛過及愚朽感佩真切

小兒獲拜函丈領誨言依依不忍言別在門下之知愛

非尋常可得而在愚父子之知感亦豈易以尋常語哉

下士晚聞惟拙修自勉可以求不負知己而已茲因止

菴先生行便附候不盡統希台照

與楊止菴銀臺

疊承枉顧領教領愛日有限而意無窮在生也遇之晚

而別之早惟晚聞拙修庶幾久要不忘以求不負高情

而已孔朱二夫子像當表懸瞻拜執事發明真的尤貽

我實多感佩感佩道駕早發恐不獲親送敬此致區區

外寄鄧定老書一封附上

與孫立亭大司寇

某在田日久雖覯德末由而仰高有素執事出則重朝處則重鄉何人不仰其亦何論識與未識哉某自再起在南未通一書兹叨署部事適逢熱審有題疏上請次聽裁覆敬候起居兼領指教伏惟台照

與沈鏡宇少司空

白下相從僅止數月而言别忽已經年每思歲月之駛而盍簪之難良不能不悵然與懐也第不自意獲有天

幸三踵高賢之武得所步趨以免迷蹟兼獲與令叔觀

頤老丈同事以來道義真誠令人宿累消忘再接賢嗣

君温然如玉宛然翁丈之儀刑也何不肖獲徼福于翁

家之多邪幸甚感甚樵衰年求退未得在事一日若履

淵冰仰望翁丈不棄而時有以教之茲因風便申候統

惟台炤不備

與鄒南皐學憲

樵於門下獲見雖晚而荷愛最深白下相處一年有餘

真道義骨肉也僊舟臨發泊石城之下相對移晷教語猶温然在耳自是三過石城追憶言别之處江流向東我懷獨西竊於有道者之一念獨殷也别來伏惟侍奉安好百福盈庭極天下之可願者無如以善養者之爲樂乎天真者矣仰之慕之頌之禱之惟因風不棄常惠教我以數行幸甚不佞白下卜居成則彼此固可以寄音也不備

答江兵憲

生自叨起至今奉違台範忽餘一載乃公之所以埀情于不佞者至勤至厚茲者量移又承金玉之音不啻百朋之錫顧菲劣何以克當何以為報也謹銘諸心不忘知愛之至領別教皆地方石畫長計敝府水陸增兵設游將一員領之不惟留都之門戶鞏固而三縣皆可恃以無恐近操院題設兵道與高見正同乃若鄉兵使人自團練家自為守則可一屬之官則無事先有擾有事不足頼也展拓郡城其工稍大其事稍難北固臨城先

年所以不包築在內必有其故更望詳議之增兵非難增餉為難明公不欲另編餉銀止欲借支備用及扣存事故兵糧尤感愛民節費之盛意諒臺議僉同東南赤子行受保障之德于無窮也幸甚幸甚因便裁覆統希台照不宣

與周友山大理

昔年追隨禁闥如隔夢境自戊寅還里藏拙遂心容疎便性亦無復當世夢矣惟於郵信中得故舊出處時一

破顔耳誠不自意再有此出𪧐勉南中未獲修一書昨得新命之報南中諸髙雅無不喜者况生嗣獲親依以沾教益其欣浣之劇又何如耶兹因迎役之便肅啓中悰統惟台照不備

與楊止庵太僕

五六兩月賤體病暑曽命小兒於京口候領矩誨適其時小兒亦病卧于家及台駕過茅峰駐有數日而小兒不及侍杖屨生亦不及遣一介以通闈問荷蒙翁丈之

惓惓則推愛至矣扇教之賜尤感通家之愛謹當令小兒服膺矢不負先達同志襟期真切真切拙稿領訖周禮冬官原只就地官中稍為分別云此為地官之文此為冬官之文鄙見初不敢補冬官也考工記則未及理會諸有可請質者容嗣布先此謝謝客次惟道養順時加崇保嗇是祝不盡

小詩用來韻奉謝推愛下及小兒厚意

身到華陽古洞天新詩遥寄荷高賢傳經事業深相

勉好古襟期久獨堅鴻漸看公霄漢上鶴巢伴我曲林間陶君舊隱堪終老緑樹蕭森丹竈閒

曲林館在茅峰深處乃陶隱居錬真之所僕愚父子將卜築焉賤性好人之所不好獨翁丈有取焉所謂久愈堅者此也至於小兒尤佩師訓他日不墮世網當有所藉手以見門下矣

止庵來詩

華陽此到最高巔指點金沙緑樹前霄漢不妨鴻漸

路山蹊暫帶鶴巢煙儒修方混禪玄日詞藻惟尊秦漢年寄語青春王太史過庭經說可為傳

喬來白下得方麓王先生經說讀之未卒業而別登茅峰羽士為予指點金壇在東南僅兩舍間乃先生之鄉也仲君太史方家居未由一造訪小詩書扇以寄顧喬詞非所工書命筆吏何足博哂見予意爾

上饒楊時喬

與顧海陽侍御

昔年賤生承諸大學意責以大章曾一修啓馳謝迄今曠
未嗣音其林野餘踪久甘閒退不意朝廷收録再有此出未
有補報兢懼實深向於邸報見大疏論慎舉廢一節蒙於顓
固之踪見有清修之許此甚盛心也甚古道也敢不勉思報
稱第某以衰病累疏求退未蒙俞允既蒙執事之知惟不靳
指南之教是仰是依兹因風便恭候起居東望不勝馳注

奉内閣荆石王公

某前者冐昧有乞身之請工奉恩綸俾仍就列蒙台教

賜答仰悉知愛之深敢不奉以周旋勉圖報稱恭逢元
子就傅中外欣欣然喜色相告以為天下之大本既定
則天下之大事可以次第而舉此宗社無疆之福也竊
惟天下之事廢于久安安内攘外責實為急足兵食修
本政為先言之于今日則為迂而見笑圖之于他日則
為緩而無及相公今日為天下任其難而天下後日享
其成效頌德詎有涯邪區區之愚輙敢吐露皇悚皇悚
茲因齎疏人便敬候台祉伏惟垂照不宣

奉内閣溆陽趙公

某前者冒昧有陳荷蒙台教賜答忘其德位之尊勉以殉公之義某敢不奉以周旋惟老先生始終教之幸甚幸甚恭逢元子就傅天下之大事一朝而定雖斷自聖心而老先生謨明弼諧之效不可誣也敢為天下賀茲因齎疏人便附候台祉統惟垂照不宣

奉内閣洪陽張公

恭逢元子就傅天下之大事一朝而定此宗社無疆之

休廟堂謨弼之效敬為天下賀某昨者冒昧有乞骸之請荷蒙台慈過與致奉恩綸惶恐受命伏惟老先生始終教之幸甚幸甚茲因齋疏人便仰候台祉統祈垂照不宣

與黄明府

向承翰貺遠錫多多裁答不盡感謝之私頃者以賤齒乞歸未蒙俞允瞻望庭階益切馳注茲因兒輩省覲還里敬此代面保甲一法昔年王文成公行之江西不惟

足以察姦非而民間之隱情畢知亦足以消盜賊而使外來者無着跡之處此法甚易簡亦不擾民但在行之者何如爾至于團練鄉兵亦不出此法之外使一邑之中教成善射者有數十人轉以相教善射者益多亦足以家自為守矣宋种世衡行之於青澗城則已然之明效也漫語及之按院將出境生有一書謝其雅意敢以先請望命門者稟達冒瀆悚息

與許敬庵中丞

昔年待罪兵廵嘗三過貴里未由一領教言至今為歉自出山以來自謂獲果此願日耳義問正在馳注忽承華札佳集顒使遠貽若自天墮開函莊誦竊有以見公之心即如覿公之顏也慰甚感甚既承不棄願竊有請焉敢遂陳之古者什伍其民蓋以相聯有素則有事相助有患相恤禮俗相成有辠奇衺則相及阜民善俗之本實在于此一變而為相收司連坐之法則此意不復知矣然猶不失為防察姦非也若此法復廢則一聽之

民而止以聽詞訟督賦税為事其亦末矣管子作内政以寓軍令謂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歲穰民有餘則輕穀君為斂糴以重之歲歉民不足則重穀君為散糶以輕之輕重之權常制于上而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此齊之所以成富强也管子霸者故所見止此若王政行則制民恒産勿奪其時保息六以養之本俗六以安之荒政十有二以聚之職事十有二以登之其儲積必使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不待豐歉以

為斂散而制輕重之權也寓兵于農教練以時可使有勇且知方也亦出于此如此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以威八方又何虞于盜賊凶荒之變哉因來教而有言不覺縷縷惟公教之四月十二日

寄陸太宰

自令䆉三哥來白下一奉書後缺然至今每於薦紳來自貴鄉者詢問台履康勝恒用欣慰竊惟年之貴于天下久矣而在貴者之年為天下所貴則尤難太公八十

相武王代商而詩贊其鷹揚蓋壯之也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而詩存其抑戒蓋美之也壯之美之者惟有德者哲命歷年有合一之理故詩人之祝君子每祝其壽至曰萬壽無期曰萬壽無疆夫其所以稱頌之如此者誠貴之也在朝則美政在野則美俗君子之年愈永而維繫愈遠豈不可貴歟翁丈真其人矣此弟樵之所以恒用忻慰而致祝焉者也兹特令小孫代申懇悃伏惟慈炤不宣

寄焦太史

古之蚤諭教者貴于前後左右皆正人而又必朝夕無間然後有以養成睿德恭聞就傅甚勤天顏有喜此宗社無疆之福也程正公范太史進講之前皆齋戒以積誠意知公興世而同心矣吏回承華劄知兼領史局甚善志備一代經制公所分外其餘不妨加意尤善承問及拙著皇愧雖有數種恐不足傳敬以書目呈覽全書俟後便續寄先此奉覆并謝謝不一

與趙陽谿

承記念賤生特作壽詩手書便面千里相寄開函捧誦愾然興懷及讀至三十年來承翰墨二千里外想丰神之句則爲躍然曰此我兩人心事不意爲陽谿翁先道之也佳集二種領教尤多吾丈高世之節經世之學獨詣之見平正通達之文自足與古人頡頏天下豈無讀其文而願與之同世者乎當不止江左一王生已也本朝先輩在北方則河東薛先生月川曹先生豎閭賀先

生在南方則楓山章先生敬齋胡先生整庵羅先生其在臺閣而有勲名者則李文達公于肅愍公王端毅公胡端敏公要是孔門正脉故某區區信向者惟此數公而已此外雖舉世所崇信而不敢同也非吾丈之前其敢妄一吐露以干罪咎乎承索所著餘書敬以紹聞編二册并拙集請教外詩扇二柄奉致多福無疆之祝雖已後獄降之期諒不罪也

與撫臺養愚李公

夏間得一承接教言顧未由一至吳門展謁臺下正切
懸仰伏承俯詢敝邑今歲災狀大約與蘇松有同有不
同葢地勢崎嶇水不停演初趁秋雨霑足高田無不𢹂
蒔者不料七月以後一向無雨車戽不及者皆為槁草
惟不絕水者為全收此等田在鎮江三邑為有數此所
以云有同有不同也尊諭所謂災雖一二分亦非豐年
者可謂灼見情狀今米價已賤至五錢上下則改折七
錢民間似不便也帶徵一節調停處之固無一旦取盈

之患然嗣歲難料恐年復一年竟成積逋統惟裁擇萬民幸甚餘俟續有所見不敢不盡其餘

與留臺江倉屯營馬政五侍御

生無似竊有親仁之幸三從執法之班獲與高賢時相朝夕崇論紘議寔多同心之言報國赤誠可比斷金之利此皆諸君子之力愧非生朽人之所能致其愛助者也生在臺雖未久而蒙愛則已甚多茲揹庇歸田未遑馳一介以謝門下頒壓華翰𢌿貺顧使遠將自惟何德

以堪益仞高情無已惟有銘頌莫罄謝衷多多裁狀不
莊統惟道炤

與焦太史

賫本吏回得手教知春秋稿已呈覽承過許感愧感愧
昔人得不傳之學亦曰得之于遺經有志者隨其分限
曰得有淺深則可曰舍此而他求可以有得者則不敢
信也某皓首不廢世之所笑惟日與兒輩强聒冀其不
墮迷途而已不意蒙知己者賞心焉何幸何幸仰望終

教之不孤一念就正之勤將令愚父子孫蒙嘉惠于世世也真切真切宋以前諸家經說訪求歷年未有得俟有得當以奉聞小孫臺試偶遺且欲養令精進固不競此也承垂念感謝外有一事請教長小兒啓疆以漳州府學教授陞彰德府涉縣知縣自以儒生不習為吏欲告仍改教職以便侍親恐須比得有一例敢求老丈為一查示尤感尤感

與同年黄少岷

自丁未至今四十有八年矣海內兄弟得以音問相通者少矣況會晤乎雖近在一鄉得數數者少矣況遠者乎中間升沈存没可感可慨者不知其幾並已委之造物惟久要不忘此一念不限何時何地未始不相通耳弟暮年再出無補累疏乞骸未得方切兢懼如履淵冰今秋南畿集試四方英彥以年家子來見者僅有數人晚乃承令嗣持華札來見欣浣之劇開函知老丈景福無疆又知以歸林後始得令令嗣一見知為偉器以此

于邁一日千里可也如弟及豚子何足齒焉敬兹謝覆不盡餘情尚圖別申統惟道炤

與許向南司諫

昨歲道駕過秣陵駐有多日謂當朝夕請教而不佞愧為塵蹟所羈不能如願至今悵惘惟有向往時時在念耳偶會令壻唐上舍喜得寄聲奉問向得大教種種皆心學獨詣之言足為不佞蒙者日月昔二程先生得千載不傳之學亦曰得之于遺經而今之談者多為圓頓

法門所誤不知由文以開天聰明由禮以上達天德雖顔子亦不過如是而已不佞竊願有請焉計還朝之日不佞雖投簪猶當一見耳諸惟道炤不盡

與沈觀頤中丞

僕與老丈相契于三十年之前山林蹤跡每每相同及起留都同官光禄僚誼之厚豈但一時晤合獲有天緣寔終身之所向往而資法焉者伻來承華札多儀開函如面覿欣浣何如大疏朗朗皆赤誠確語三復為之感

慨僕長于丈十歳累疏乞休今秋應得允放若丈則人望方殷姬公所謂常人吉士正賴門下為赤幟伏惟為上為下珍重以膺新祐是祝僕臨書無任馳情

與政府王荆老

齋本人回蒙賜教札并下及小兒仰感道義盛心銘刻心膂竊惟泰交之會不無艱虞以老先生定力主持天人所助切願堅忍為上為天下培惜真元一脈公論未嘗不明此真元一脉也樵未徵于遠亦徵于近矣不根

所起知者漸多信者應悔亘古不磨善類可恃庶其在此況如老先生青天白日何疑之不破何艱之不濟哉樵旦暮乞骸之人僭言及此惟老先生采擇幸甚

與李漸老

齋本人回蒙賜教札并下及小兒且知其事由忌者仰悉老先生開誠心全事體豈直一家之感哉伏惟泰交之會四海想望而議論末一乃有若台諭所虞者樵無所知竊嘗莊誦正人心定國是大章歎服不已以為廟

堂之上訏謨自定持此而往何艱不濟因承下問敢僭言以覆惟老先生諒其愚而采其意焉樵無任悚息

與許司諫

領讀大疏敬服敬服至欲朝廷於抗言中付廷論分别其人之邪正言之公私此尤今日正人心定國是之第一要法主上獨斷言者一槩被罪而去使懷私者亦一槩冒直名而徼後倖此不付廷論之所以反爲彼利無以厭人心而息議論也蕩檢踰節之夫素不知名義爲

何物却巧于迎合善于依附能使二三名流惑而信之彼反得借以為重以排斥異已國家誠欲散小羣而成大羣但區别此輩則罔兩自消矣未面輙布其愚統惟道照

與黄邑侯論地方事

夫為地方之計者一曰攘外先於安内昔之論善守者長子之城厚完邯鄲之倉庫實皆不以為可恃以晉陽為尹鐸之所寛其民必和而居之卒以破智伯而成趙

氏之業此之謂以拊循為折衝其孰能勝之一曰足食之道不煩他求米賤之時增價以糴有急之時有米之家許令自報不論多寡照開納事例各有以償之或別為優異以示奬勸則民樂輸而倉廩可實矣一曰團結鄉兵使家自為守有司之事也擇要害而據守審緩急而應援將帥之事也使有司能教其民如宋之弓箭社將帥能訓武積穀如种世衡之守青澗城則足以相為用而無地非勁兵矣雖然此所以為目前計也而非所以

計久遠也何謂久遠之計古者寓兵于農故能足兵藏富于民故能足食教行其間故民信之三者蓋出于一道也自兵農分而兵習于坐食民困于養兵則三者胥失之矣平時開府庫輦金帛以應其所需若有所負一有不繼則欲羣起而譟呼此何為者也故蘇子瞻之論軍制以為漢有踐更之卒郡國無常屯之兵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置府兵羅四方之精銳以備征行無事則力農而積穀是以其兵

雖聚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惟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于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至其番更而屯戍于郡縣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此言可謂盡兵制之得失後之欲為兵食之長計者其孰能易之惟我太祖高皇帝之制兵也實得唐府兵之遺意天下既定散百戰之士各歸本伍而給以屯田屯田之制具載紅牌事例一衛軍人以其七屯種而以其三城操

一軍百畝之入足以自贍而給城操者俱不乏是以當時東征西討軍興無暇日而不憂兵食者以其備先具也承平既久軍伍既缺屯政又廢兵食可謂兩不足而尚無變計故以天下全盛而憂敵憂倭則以當事者但知以支吾目前為得計而無暇遠圖耳甚至東西用兵皆以款為結局夫敵之款也果足恃乎不若乘其拒命便永絶之此固太祖神謀遠見著在祖訓之本意也以太祖之心修太祖之政兵食何患于不足人

和何患于不得國威何患于不振邊疆何患于不靖乃談屯田于今日者不以為迂則以為難夫不難于竭百姓之力以養坐食之兵而獨難于修復屯田何其見之左乎趙充國討羌孔明渭上皆且田且兵則謂兵不可使之耕者又非矣先朝大學士楊文襄公謂陜西沃壤若得人力盡闢耕之三邊軍餉可不煩轉運而自足則謂欲屯無地者又憚事者之托辭也故為今日久遠之計者莫如修復屯田此雖非一邑之事然茍知此意則

一邑之事皆可推類而求之矣

與姜鳳阿司成

承寄示春秋事義全考事核義精讀之令人心開目明真前此說經者所未有也中間於弟之陋說多所采取無乃年丈之誤愛乎然自此益令弟有進矣當不忘教以卒業焉先端拜以謝附啓三禮之學久廢不講朱子嘗欲緒正而未成今監本殘缺糢糊至不可讀西川劉公瑞嘗刻其白文于浙臺再過數年必將并其名而不

知矣望吾丈留意絶學如監本尚可補完或他處有善本可資以參訂不惜多方訪求此今日第一急務也不識吾丈以為何如

方麓集卷八